左傳札記

左傳札記卷第二

元和錢綺學

總札下

左傳一書可以考事始者甚多如古者臣下行禮惟再拜稽首近代通行四拜禮今制則爲三跪九叩首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杜注云無衣三章章三頓首坐卽今之跪三跪九叩首之禮始見於此古雖有相之稱而不以名官黃帝六相不見於經桓九年傳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猶未定爲官名襄二十

五年傳慶封爲左相以相名官始見於此定元年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遠古事故不數古無將軍之號晉六卿有將中軍將上軍將下軍昭二十八年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將軍之稱始見於此檀弓亦見衞將軍文子惟六卿之將作去聲而今作平聲似有不同不知古人字音轉讀本無一定也古無元帥之號僖二十七年傳作三軍謀元帥宣十二年傳子爲元帥元帥之稱始見於此古人兵字皆指兵器不指士卒而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徒兵注疏本誤徒卒今從石經上文有數甲兵下言甲楯之數則兩兵字皆指人

又徒兵干輿徒兵敗鄭徒兵敗其徒兵于洧上亦皆指人稱士卒爲兵始見於此史家稱軍部爲隊他經未有文十六年傳分爲二隊杜云隊部也襄十年傳以成一隊杜云百人爲隊二十三年傳爲二隊杜云分兵爲二部釋文皆徒對反稱軍部爲隊始見於此哀十三年傳越子伐吳爲二隧杜云隧道也顧氏補正云隧即古隊字校勘記云傳文隧多訓爲道隊乃古之墜字絶不相涉今俗語謂衆若干爲一隊非古人語按校勘記非也以衆言則訓部以衆所行言則訓道隊字自兼二義或音遂或音徒對反古人隨文轉讀阮氏以稱衆爲隊非古人語亦未攷前傳耳他經不言相術其法盛行於漢初而傳已屢著之如蟲目豺聲知商臣之不可

立熊虎之狀豺狼之聲知越椒之必滅若敖吳王有罌料其國勝太子死皆是然尚非專術文元年傳公孫敖聞內史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相人之術始見於此古人擇地以卜爲主未有風水之說文六年傳韓獻子言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相地之法始見於此詩篤公劉相其陰陽俗偁堪輿家爲陰陽蓋本乎此古人書用竹簡然亦有用帛書者襄二十九年傳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季武子以取卞告公

不欲公浛知故封固其書復識以印如今之封口文書卽周禮所謂璽節書之用帛用璽始見於此卽如左傳本書凡十九萬餘字斷非竹簡所勝書當亦用帛古人算用竹籌縱橫列之以定數襄三十年傳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爲二萬二千六百六旬古人布算之式及算書中細草今市井中之號馬皆始見於此說詳條札古人皆席坐然亦有高坐不席地者邾子在門臺臨廷因怒自投於牀此與孟子舜在牀琴並可見古人燕坐之制騎戰未行以前皆以馬駕車不聞單騎傳中稱傳稱馹如

今驛遞然皆用車弦高遇秦師使遽告於鄭子產聞子晳之亂懼弗及乘遽而至閭丘息言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按詩江漢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然經中未得確證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可見倉卒之時亦有用單騎者五刑至大辟而止楚伐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注車裂也此凌遲之始五刑中無絞罪趙簡子云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此絞罪之始他經不載童謠而龍尾伏辰鸜鵒來巢見於傳他經不載隱語而麥麴之問庚癸之呼見於傳他經

不言陳名而鄭之魚麗宋之爲鸛爲鵝爲陳名之始他經不言書札而鄭子家使執訊與書子産寓書告宣子叔向使遺子産書爲書札之始又如戰之有諜若今之探營訟之使他人坐若今之抱告燕享之各有賦詩若今之官讌點戲所點之戲拔切情事可以見志可以昵燕好可以致頌禱與古人賦詩無異然傳曰歌詩必類而今之官讌或雜以淫俳里謔則甚有不類者矣

近世稱謂流俗常語見於傳者尤多如今人謂尊大之極曰天王春秋以稱周天子前此未聞傳自隱

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始禮記亦云有天王某甫今稱達官曰大人襄三十年大人之忠儉者昭十八年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三十一年以險危大人他經亦有平民對官長自稱曰小人隱元年小人有母始此君前自稱惟襄十五年小人懷璧之類爲民自稱大臣督師曰經略昭七年天子經略巡撫曰撫軍閔二年從曰撫軍方伯曰布政成二年昭二十年引詩布政優優成十二年而慈惠以布政仕宦曰官府昭十六年非官府之守器也周禮亦屢見致仕曰告老襄七年韓獻子告老郠舍曰公館昭二十五年子

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事曰當官文十年當官而行言出於官曰憲如奉憲憲諭之類襄二十九年此君之憲令下告上曰稟閔二年稟命則不威訴人於官曰控襄八年無所控告訴官之詞曰狀僖二十八年且曰獻狀訟事曰官司隱五年官司之守（傳意與今語不同）事歸有司曰官辦哀三年無備而官辦者公署執役曰皁隸隱五年皁隸之事始再娶曰繼室傳首繼室以聲子始妾曰側室桓二年卿置側室文十二年趙有側室曰穿（傳指庶子至漢文帝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始是稱妾）妾亦曰如夫人僖十七年內嬖如

夫人者六人寡婦曰未亡人莊二十八年而於未亡人之側甥之子曰彌甥哀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少年曰官人哀三年官人肅給舊友曰相識襄二十九年如舊相識稱人之僕曰紀僖二十四年實紀綱之僕惡客曰凶人昭二年作凶事爲凶人亦見泰誓出貰供客曰東道僖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裝曰行李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傳指使人與今不同米穀之總曰糧食襄八年糧食將盡孟子師行而糧食語意小異物易售曰利市吉祥事亦曰利市昭十七年爾有利市寶賄

易爲近利市三倍語意小異人物單數曰一个昭三年又弱一个焉二十八年君亦不使一个亦見大學物小曰區區昭十三年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敝衣曰藍縷宣十二年昭十二年篳路藍縷俗稱璧曰拱璧襄三十一年叔仲帶竊其拱璧昭二十六年與我其拱璧東脩之入曰館穀僖二十八年晉師三日館穀傳意與今語不同華夏曰中原僖二十三年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帝都曰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始亦見詩遺回祿曰天火文十六年天火曰災傳聞曰風聲文六年樹之風聲亦見君牙書土產曰土宜文六年

使毋失其土宜成二年無顧土宜亦見周禮皆與今語不同冥司曰黃泉隱元年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人所尊崇曰冠冕昭九年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卑幼問尊長曰請安昭二十七年使宰獻而請安過謙曰客氣定八年盡客氣也詔事曰奉承昭七年奉承以來十三年奉承齊犧待人簡略曰怠慢僖三十一年上怠慢也勞瘁曰辛苦襄八年夫婦辛苦墊隘色枯曰憔悴成九年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昭六年引詩或憔悴事國踵人之過曰效尤莊二十一年鄭伯效尤始指人過而責之曰數說僖二

十八年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昭二年使吏數之曰哀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先後相牽曰牽引襄十三年而相牽引也前後併擊曰夾攻僖二十八年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相好曰和睦成十六年上下和睦襄八年八卿和睦不猜疑曰相信昭十六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投契曰相好成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亦見詩角弓勢可畏曰氣燄壯十四年其氣燄以取之性不持重曰輕佻成十六年襄二十六年楚師輕窕奸詐曰狡猾昭二十六年無助狡猾事不足異曰尋常成十

二年爭尋常以盡其民處事得宜曰允當僖二十八年允當則歸事後補苴曰彌縫僖二十六年彌縫其闕昭二年敢拜子之彌縫敝邑操縱在我曰權柄襄二十三年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可以有成曰濟事成六年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不能保守曰失圖昭七年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事不順曰左昭四年不亦左乎餽物不受曰璧僖二十四年公子受飧反璧（今借璧爲反或云用藺相如完璧歸趙事）借物不還曰賴昭十二年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愛玩物類曰弄僖九年夷吾弱不好弄定三年君以弄

馬之故熟習其事曰貫視爲固常亦曰貫襄三十一年射御貫則能獲禽昭二十六年貫瀆鬼神亦見孟子執物曰捉僖二十八年捉髮走出以器扑人曰敲定二年奪之杖以敲之以器直擊曰摏文十一年富父終甥摏其喉腹飢曰枵襄二十七年元枵虛中也枵秏名也欲嘔不嘔曰㱿哀二年若見之君將㱿之心所契合曰中意定元年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自白無他曰好意昭元年吾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起疑曰生心莊二十八年戎之生心文七年秦將生心昭二十六年民

將生心逞志曰甘心莊九年請受而甘心焉觀玩曰寓目僖二十八年得臣與寓目焉倩人作事曰假手隱十一年而假手於我寡人見幾罷事曰借手脫襄十一年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託詞曰藉口成二年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謀食曰餬口隱十一年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昭七年以餬余口侵利曰染指宣四年染指於鼎不曉事曰不在行文十二年不在軍事杜云未嘗涉知軍事其人已死曰不在哀二十七年多陵人者皆不在於事茫然曰三不知吳語云三箇不曉得哀二十七年今我三不知而入之

又有合兩事爲一語者如剛愎自用宣十二年剛愎不仁未肯用命莊十三年將自用也俗云吉人天相宣三年姑吉人也下云天或啟之必將爲君襄三年晉楚唯天所相曉徵宮詹有恒言錄翟晴江學博有通俗編皆就流俗常語以古書證其出處此雖專引傳文亦可補其未備

周室東遷王綱以漸而替春秋之初鄭伯號公爲王卿士則諸侯供職王朝儼然有君臣之分踐土之盟鄭伯傅王猶用平禮自是以後奔走事大之不暇矣春秋之初蔡衛從王伐鄭猶有征討之權及

一敗不振而王師之出不復聞矣春秋之初如鄭入許而不取其地尙不敢公然滅國楚本蠻服又非先王所封故漢陽諸姬楚實先盡晉以曲沃强盛自覆本宗周王非特不討反以一軍命爲晉侯於是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虢無所忌憚而諸國之效尤幷吞者紛紛矣他國不詳命卿春秋之初齊有國高爲天子之二守雖仲父之功猶不敢駕乎其上迨其後崔慶擅權而國高衰陳氏得政而國高亡二守之後於是乎絶矣春秋之初世卿尙少如挾翬無駭宛督春秋單書其名其後則魯三家

宋六族鄭七穆晉八卿皆世執國柄矣春秋之初

惟諸侯有相會之禮自公會晉狐偃及諸國大夫

盟于翟泉而大夫之會諸侯者多矣春秋之初衞

州吁倘欲以覲王定位及其後而諸侯相會卽爲

定位矣春秋之初諸國大夫不見有謚閔僖以後

魯衞齊晉之大夫無不有謚矣凡此之類皆可見

王綱之由漸而替愈久而愈陵夷不振二百四十

年中世運遷流接於戰國周室益微欲如弁髦而

不可得矣

禮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其說可疑若果不敢祖

天子則凡天子之子始封就國皆無宗廟祭祀之禮眞孟子所謂貉道矣考傳襄十二年臨於周廟杜以爲文王廟文二年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昭十八年鄭火徙主祏於周廟杜以爲厲王廟顧氏日知錄云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綺按傳明言祖帝乙祖厲王哀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皇祖文王安得謂廟而非祖葢諸侯始封必立所自出之廟其後始封之君亦爲不祧之祖而所自出之廟謂之周廟猶漢列國之原廟詩閟宮首章歌姜嫄后稷其三章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

僖公時竟以后稷配帝嚳不僅如明堂位所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斯爲僭禮之甚若出王之廟揆之義理自不當無禮經定於漢儒未必盡合三代之制惟侯國大夫始立族助祭於公亦可展其誠孝必俟傳世之後方得立廟此猶理之可通者耳此條已爲蘭坡夫子駮正見序文

列國都邑惟晉多以縣名周禮地官有縣師有縣士小司徒職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遂人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如小司徒所載則一縣二百五十六

井開方得十六里如遂人所載則一縣二千五百家準八家同井凡三百一十二井半開方得十七里二百有三步相差尚未大遠而許氏說文邑部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逸周書作雒解亦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縣方百里與周禮所載相去懸殊矣惟縣爲王朝公邑之名自是周時定制金氏禮箋辨之頗悉晉之有縣自僖二十五年襄王賜文公以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始故昭三年趙文子言溫吾縣也七年傳以易原縣與樂大心皆仍周縣之證其餘如僖三十三年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八年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二十六年晉人將與之縣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趙孟問其縣大夫以爲絳縣師昭三年州縣欒豹之邑六年韓賦七邑皆成縣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云縣賦百乘二十八年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二年趙簡子言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邑之大者無不稱縣昭二十九年傳夏孔甲時劉累遷于魯縣亦就當時地名言之非夏時本名也以侯國都邑冒王朝公邑之名亦干王章之一端據簡子言則郡之稱

亦始於晉惟縣大郡小與周書合與後世異至戰國時甘茂言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始以縣爲小郡爲大晉之外惟楚亦稱縣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夷於九縣敗楚之二縣方城外之縣尹皆是杜云楚滅國以爲縣則楚縣亦大矣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命自先王名不可假春秋爲一國正史惟魯君稱公其餘皆書本爵左氏述事例可稍寬故傳中於列國之君單稱則曰公君人之義統乎同也繫國稱則各從其爵繫謚稱則概謂之公而亦有不盡然者如鄧君稱鄧祁侯唐君

稱唐惠侯惟唐成公稱公晉之先稱僖侯穆侯靖侯昭侯孝侯哀侯不繫謚者亦稱鄂侯翼侯小子侯至武公以後始皆稱公蔡君稱桓侯哀侯穆侯昭侯惟蔡侯固於襄七年稱景公於三十年稱景侯此皆左氏從舊史所稱可見列國中容有不盡稱公者有不稱公則稱公者爲僭矣

侯國大夫不當有謚有謚僭也左傳所載惟魯衛晉齊四國之臣有謚其餘秦宋吳楚諸國皆無謚陳自司馬桓子公孫貞子外不聞有謚鄭自皇武子公父定叔馮簡子桓子思武子臏五人外亦俱無

謚魯臣之有謚首見於臧僖伯彄隱五年卒齊臣之有謚始於管敬仲夷吾閔元年見衛臣之有謚始於甯莊子速閔二年見晉臣之有謚始於魏武子犨僖二十三年見以上皆據左氏正文其見於杜注孔疏及他書者不數夫謚法起自周公其來已久苟大夫有謚爲先王定制何以有謚者僅四國又何以春秋之初僅見魯臣有謚而他國至閔僖閒始有以謚稱者若鄭共叔段在隱公時晉之曲沃桓叔曲沃莊伯在惠公時乃寵弟分封故曰建國曰如二君不可以大夫有謚律之晉有欒共叔見桓三年國語作欒共子或以殉哀侯之難故特謚以褒之蓋周人以諱事神惟天子諸侯及王朝公卿得有謚若

侯國大夫本無君人之義其名但諱於家不得有
謚自周室東遷列國僭禮大夫賜謚等於王臣僭
有漸故謚之見有先後其時晉僭六軍吳楚僭王
號魯以享賓僭禘樂謚之或有或不有正由禮之
或僭或不僭耳
不特侯國大夫無謚也蠻夷及小國之君亦無謚春
秋之末吳越最强然生則僭王死不立謚楚自武
王僭號始有謚其追述熊繹若敖蚡冒俱無謚莒
夷而子玆丕公諸稱皆號而非謚邾以附庸命爲
子邾子克邾子瑣何無謚至文公遷繹始有謚子

男世世有謚者惟許小邾則穆公外不復見其餘小國事既不數見亦絕不聞有以謚稱蠻夷小國之君尙且無謚則侯國大夫有謚之僭固非臆斷矣

侯國大夫繫謚稱子亦僭也何以言之子者五等爵繫之以謚非僅男子之美稱也左氏所載桓莊以前大夫皆以字稱卽間有有謚者亦以伯仲稱魯之三家孟孫氏歷其仲穆伯文伯至蔑始稱獻子叔孫氏歷僖叔戴伯宣伯至豹始稱穆子季孫氏至成季之孫行父始稱文子襄公時有孟孝伯蓋以孝子二字不便連

稱定哀時有叔孫武叔孟武伯或嫌與季武子同謚故仍以伯仲繫之若子服昭子叔仲昭子叔仲穆子不避豹婼者以小宗分殊不嫌同謚稱子也其餘若臧孫氏郈氏施氏東門氏俱以伯仲繫謚他國之臣亦自閔僖以降始稱子隱桓時惟衛石子陳鍼子兩人然非繫謚而稱子則與後之稱子者有別至襄公時則稱子爲通例而稱伯仲者寥寥矣二百四十年中愈變愈文久而不知其僭

魯三家季孫氏自季文子以下孟孫氏自孟獻子以下皆但舉上一字獨叔孫一族皆連孫字爲稱蓋魯叔肸之後別有叔氏一族故傳以叔孫別之可見古人文體周密又孟孫氏爲慶父之後杜於莊

二年經注云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為莊公庶兄似應稱孟而慶父字共仲亦曰仲慶父其子孫經皆稱仲孫而傳皆稱孟孫蓋當時以適子為長立為太子慶父以庶長而抑之曰仲昭公子公衍先生公為先告故公為為太子及昭公言後生不可為兄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此雖非慶父之例然亦可見太子之必為兄矣其後慶父之孫以王父字為氏宜為仲孫而私家自號通國相稱猶原其長幼之序而曰孟孫春秋國史故從命族左傳述事故著通稱此體例公私之別也又傳中於三家及臧郈二氏有專指一人而不舉其名與諡但曰孟孫叔孫季孫臧

孫郈孫者以族稱人亦他國所無

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韋氏上句注云三世爲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下句注云大夫稱主拔傳中大夫稱君惟楚齊有之如鬬廉謂屈瑕君次於郊郢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三君皆將强死北門人謂葉公君胡胄齊東郭偃謂崔杼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齊楚縣大夫皆僭公稱君固無足怪若主之稱成公以前無聞至襄公以後則屢見於晉然惟張柳朔之稱范吉射楚隆之稱趙無恤爲家臣稱主他若曲沃人之稱欒

盈梗陽巫之稱荀偃成鱄魏戊之稱魏舒史墨公孫尨之稱趙鞅皆非家臣也欒祁之於士匄父也於欒黶夫也秦醫和之於趙武衛太子蒯聵之於趙鞅則他國之人也士匄之於荀偃趙鞅之於荀躒則同列也而無不謂之主矣稱主者皆在晉三家分國其來有漸此外惟魯林楚謂季桓子死無益於主懼不免主亦可見政逮大夫之久桓子云而先皆季氏之良則林楚仕家亦不止再世昭公出奔齊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以爲齊卑君矣想春秋之季習聞稱大夫爲主故有是語其實家

臣於大夫自以稱夫子爲正國語所言豈果爲定

制乎

國君自稱皆曰寡人有凶則稱孤獨楚常稱不穀齊

桓召陵效其言亦稱不穀據曲禮諸侯自稱曰寡

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自稱曰不穀是不穀之稱專屬四夷較孤寡爲降

然春秋時四夷除楚外無有稱不穀者惟周襄王

避叔帶之難自稱不穀傳言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王子朝立爲王出奔亦稱不穀據此則不穀乃天

子自貶之稱楚僭王號然究不可稱余一人故從

天子降名之例曰不穀禮經述自漢儒未必盡符周制以四夷爲宜稱不穀或專據楚事爲言耳老子云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先言侯次言王先言孤寡次言不穀不穀與王相對雖不必如此次第然既兼王而言必有一稱屬王者非不穀而何屬是

備一證

列國大夫惟楚伯州犂稱王子圍爲寡大夫大夫稱寡亦屬僅見圍篡弑之兆傳於郟敖即位及釋服離衛蒲宮二執戈屢言之此亦其一

世族稱謂有累世相襲者魯孟氏莊子武伯及莊子

之子秩皆稱孺子不應孟孫獨多幼年晉趙盾趙
武趙鞅趙無恤皆稱趙孟荀罃荀盈荀躒荀瑤皆
稱知伯荀林父荀庚荀偃荀吳皆稱中行伯隱元
年正義云禮緯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
伯趙氏趙盾之後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知氏
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
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
伯按孔說非也傳明言趙姬以盾爲才固請於公
以爲適子今云盾爲庶長抑亦未之考矣荀氏既
爲中行伯季弟適或有之長則未也何以稱伯且

孔云趙盾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是趙氏子孫皆從盾爲稱今荀首旣稱知季而子孫不從其稱其言何自相矛盾乎正義又云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葢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斯言近之詩大序曰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一族之中稱謂相沿因而不改其卽所謂家殊俗者非與

鄭人之字皆冠以子其相犯者特多文公之子有子瑕而駟乞亦字子瑕穆公之子有子然而駟猷亦字子然穆公之子有子羽而公孫揮亦字子羽公

子去疾字子良而公子志之子亦字子良公孫黑
肱字子張而豐卷亦字子張子侯殺於襄八年而
二十一年又有子侯駟帶字子上卒於昭六年而
十八年又有子上至公子嘉字子孔公子志亦字
子孔則異母兄弟而同字也公孫段字子石印段
亦字子石公子偃字子游駟偃亦字子游則同名
而復同字也他若子都名公孫閼而後反有公子
閼其叔段稱大叔而游吉亦號大叔文公之子有
子俞彌而又有洩堵俞彌春秋之初有洩駕而僖
三十一年別有洩駕一國之中名字相襲何以不

嫌重復鄭之外如魯有兩子羽一顏羽一澹臺子羽衛有兩公子朝一季札所說一作亂出奔宋亦有兩公子朝一文公時一定哀時晉有兩士莊伯一士弱一鞏朔又有兩士匄一范宣子一士文伯齊有兩賈舉一侍人一勇士又有兩子家一慶封一析文子兩子車一商子車一北郭子車楚有兩宜僚一熊相宜僚一熊宜僚又有兩公子申俱字子西一司馬一令尹又有鬬宜申亦字子西然終不若鄭人同字者之獨多也

氏族之紛莫甚於晉一范氏也或爲隨或爲士而士

魴又稱彘季其子亦稱彘裘士彌牟又稱司馬彌
牟一荀氏也或爲知或爲中行其旁支又有程鄭
一魏氏也魏錡又稱厨武子又稱呂錡其子魏相
亦稱呂相魏顆又稱令狐顆其子魏頡亦稱令狐
文子一郤氏也郤芮又稱冀芮其子郤缺亦稱冀
缺郤克又稱駒伯其子郤錡亦稱駒伯郤至又稱
温季郤犫又稱苦成叔一狐氏也狐射姑又稱賈
季狐鞠居又稱續鞠居又稱續簡伯一先氏也先
軫又稱原軫先縠亦稱原縠一胥氏也胥臣又稱
臼季一欒氏也欒糾又稱弁糾一申公巫臣也又

稱屈巫其子又稱邢伯邢侯而與邢蒯邢帶實非
同族一詹嘉也又稱瑕嘉而與瑕甥實非同族一
張侯也又稱解張而與解狐解揚實非同族一女
叔侯也又稱司馬侯其子亦稱司馬叔游而與司
馬彌牟司馬烏皆非同族且范氏旣稱士矣而先
蔑亦稱士伯析成鮒亦稱士鮒鞏朔亦稱士莊伯
先氏旣稱原矣而趙同亦稱原同魏氏旣稱呂矣
而瑕甥亦稱呂甥又曰陰飴甥又兼稱瑕呂飴甥
范氏旣有彘季而先穀亦稱彘子狐氏旣有賈季
而別有賈華賈辛且羊舌肸羊舌虎兄弟也而稱

叔肸叔虎則非仲叔之叔其父羊舌職又稱銅鞮伯華肸之子又稱楊石楊食我尢可異者郤揚因御戎而稱步揚郤毅因御晉厲公而稱步毅而非郤氏者又有步招御戎豈御戎者必稱步耶大氐晉人多以食邑爲氏邑既予奪不常故氏亦改易無定他國不如是也

鄭之商人與他國不同昭十六年子產言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世有盟誓始疑商人何如此鄭重或子產設辭以拒韓宣及參觀他事始信其言不誣僖三十二年商人弦

高犒秦師而卻之成二年荀罃在楚鄭賈人將寘之褚中以出皆非尋常貿遷者所能為即請環一事商人必告君大夫欲以一環折大國誅求之心與子產之謀適合可見鄭之商人實有與朝廷休戚相關者子產所言並非一時權託而左傳之事皆核實亦可見矣

楚之君其先多以敖稱若敖之號述於傳楚遂有若敖氏若敖之子霄敖見於史記入春秋後僭稱王而被弒不以君禮葬者猶謂之敖熊囏為成王所弒曰堵敖楚子麇為靈王所弒葬於郟謂之郟敖

子干立而自殺葬於訾實訾敖官則有莫敖人則有蔿敖閻敖敖字無訓釋竊意敖者蠻夷酋長之稱字本作豪亦作獒史記晉世家靈公飲趙盾酒縱齧狗名敖知獒敖二字古通書序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鄭注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長彊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晚出古文以珍禽異獸當之且訓爲犬高四尺非也楚本蠻夷故其君皆以敖稱其後遂以名君之無謚及貴官之亞於君者至蔿敖名艾獵字曰孫叔其云蔿敖孫叔敖者非名非字殆亦國人尊之之稱

楚君之名史記楚世家自鬻熊以下皆以熊字冠之入春秋後武文兩世經傳無名而史記武王名熊通文王名熊貲堵敖爲文王子見於傳史名熊囏堵敖之弟成王經書楚子頵史名熊惲惠王在春秋末傳云立越女之子章而會侯鐘銘稱楚王熊章秦詛楚文云底楚王熊相之多辠熊相即史記威王熊商威王與秦惠文王同時秦自惠文始稱王故文首云有秦嗣王又云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勠力同心袗以齊盟下云倍十八世之詛盟

穆公至惠文世數亦合故知熊相卽熊商商相音近通用楚君之名熊傳雖不盡詳而昭十二年云昔我先王熊繹十三年云棄疾卽位名曰熊居可見凡爲君者必别易一名而冠以熊字葢熊爲猛獸字或通作能此與敖之通獒通豪俱取獸之强大有力者楚之以檮杌名史亦此意也

范甯譏左氏其失也巫胡文定改巫爲誣失范氏之旨葢左氏所詳有五端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五者皆近於巫故曰其失巫然此不可以譏左氏也古者馮相保章宗祝卜簭眡祲占夢

皆與史官聯職春秋時多以史官兼之至漢猶然
太史公自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所著天官
書龜筴日者列傳非習其事者不能道是左氏之
詳此五端正是盡史官之職而究其意旨亦時時
推本人事江都汪容甫作左氏春秋釋疑證以傳
文最爲明確今備錄之復略補其遺楚子庚侵鄭
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言
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衞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
不與明年裨竈曰不用我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昭七
年夏日有食之晉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
臧者何也士文伯以爲不善政之謂國無政不用
善則取謫於日月之災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
子曰天道不諂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是左氏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謂牲
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季梁以爲民神之主
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有神降於莘
虢公使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以爲神聰明正直
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虞公言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宮之奇以爲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齊侯疾梁邱據請誅祝史晏子以爲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是左氏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內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申繻以爲妖由人興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以爲吉凶由人石言于晉魏榆師曠以爲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叔孫昭子以爲然則戴桓也汏侈無禮亂所在也是左氏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韓簡以爲先君

多敗德史蘇是占弗從何益穆姜往東宮筮之得隨元亨利貞无咎穆姜以爲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能无咎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左氏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是左氏言夢未嘗廢人事也以上雖非左氏論斷然諸人言之左氏取而載之左氏

固以諸人之言爲不謬矣范氏失巫之譏惡足爲

左氏病

學者致疑左氏無如卜筮一事周史之於陳敬仲卜
楚邱之於叔孫穆子皆以周易爻辭爲斷利用賓
王三日不食諸言經語顯著卽若在異國必姜姓
以讒人入名曰牛亦以動爻乾離爲占精於象數
者尙可推測又其斷辭皆出占者之口故雖前知
如神猶爲理所或有至若懿氏卜妻敬仲卜楚邱
之父卜成季史蘇筮嫁伯姬皆爲有韻語或稱且
其繇曰必是卜筮之書不是卜筮者之語而一則

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一則曰其名曰友季氏亡則魯不昌一則曰敗于宗邱死於高粱之墟國姓人名地名言之鑿鑿然占卜之應驗實有不可思議者鄙著鈍硯卮言有卜筮記一篇言之頗詳况列國卜師專門世業復有三易九籥諸書二百四十年所載不過數卦無怪其應驗之確且顯也
春秋二百餘年列國紛錯得左傳一書使會盟爭戰因革損益歷歷可攷春秋前百餘年載籍闕如春秋後雖有國策錯亂無次則左氏之功誠不小矣然其釋春秋書法則未必盡當且有强就經文并

失記事之實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賵猶歸僖公成
風之襚也而以爲緩以爲豫凶事豹及諸侯之大
夫盟于宋一事再見故不復書族而以爲違䖒䣛
滕之命又其論義理亦多偏駁首卷信不由中數
言等天王於列國猶曰時勢使然其背理者莫如
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一語夫弑君之賊舊史未
有指名夫子不能懸擬一人舊史既有指名夫子
必不代揜其惡況無道莫如陳靈晉靈而皆稱臣
襄夫人之惡浮於宋昭公子鮑上烝祖母厥罪惟
均乃反稱君其例安在又其甚者莒展輿以子弑

父而亦云罪在莒子是特爲亂臣賊子開一僥倖之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春秋而亂臣賊子喜吾不能爲左氏諱而要其敘事之功則不可沒

杜注大半襲賈服之舊其出己見處繆戾甚多孔氏正義時引古注必曲護杜說近時深於經學者往往非之而詆斥最甚者無如焦里堂之左傳補疏其自序云預以父恕得罪司馬懿廢不用及司馬昭有篡弒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使參相府預遂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旣目見成濟之事

將有以爲昭飾幷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之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而趙盾之趙穿也王麦毌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成濟儼然託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王討爲非顯

謂高貴鄉公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强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姦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唐高祖之於隨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摘乎名物訓故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姦而發其伏者余摘其說之大紕

繆者俾天下後世其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焦氏之序如此其言雖太深刻然亦不爲無因恐曲護杜說者亦無以爲之解也

男朝棟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二終

左傳札記卷第三

元

條札上

隱公

三年經君氏卒傳云聲子也公羊穀梁皆作尹氏卒以爲天子之大夫且云譏世卿據左氏言則隱公之母也據公穀言則周大夫尹吉甫後也然果爲聲子不應二傳皆作尹且君之母而謂之君氏則氏之一字繫乎隱公不繫乎聲子名稱不順何以曉示後人果爲周大夫則凡周大夫卒春秋非同

盟不書何獨於尹氏書之春秋時世卿不可勝數何獨於尹氏譏之且不書其名與字而泛舉其氏若一族俱卒者然尤無是理今按隱十一年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杜氏於囚諸尹氏句注云鄭大夫以今按之上尹氏指鄭大夫之家下尹氏實指鄭大夫之女則此尹氏乃隱公未立時所納鄭女公賴之以脫於難故貴寵異於常妾春秋亦因其有關於公之終始特書於策不稱夫人不書薨而曰尹氏卒正與

定十五年書姒氏卒同例然則其字當從公穀作尹而男女之別當從左氏特隱公之室而非隱公之母耳此說想前人必有言之者惜無從取證然事在左氏當不爲肊說也

八年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謚與氏二字當互易按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康成駮五經異誼作諸侯以字爲氏又孔氏本傳正義引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可見漢時傳

本皆作氏杜氏所見本傳寫已誤注云或便以先
人之諡稱以爲族望文解義語甚不辭其繆顯然
故此文當作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
之諡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下句氏字旣有古
本可據則上句氏字必係諡字互錯葢惟天子於
其臣旣賜之姓胙之土死則復命之諡諸侯於其
臣但命之以氏族而已故羽父本請諡與族下文
但云公命以字爲展氏而無駭遂不聞有諡豈非
因衆仲之言而知諸侯之不當命諡耶觀此則大
夫有諡爲僭益信

桓公

二年經及其大夫孔父杜注以爲孔父貶而書名最爲繆妄孔父死君難有何可貶顧亭林徵君駁之甚當葢孔父爲孔子之先不當以所諱爲氏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氏號有左癖何獨忽此二語如謂宋用殷禮不諱何爲宋以武公廢司空鄭夾漈通志氏族略備詳古來得氏之由其中有以名爲氏一條無一確證必當删併然夾漈於孔父後仍列之以字爲氏未嘗從杜說也惟孔子之得氏竊有所未解者弗父何爲煬公子家語誤作襄公今從

史記其孫宜由弗父得氏今獨得氏於五世後之孔父未解一也春秋時命族者皆爲其國世官孔父之後在宋未聞得氏而奔魯後反稱氏未解二也自孔父至叔梁紇凡六世叔梁紇不稱氏至孔子始稱氏未解三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而獨不及孔父未解四也家語爲王肅私定其云弗父何生孔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以孔爲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爲氏族據此則孔父以

前刖有氏與抑至孔父而始有氏與未解五也家語又云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孔父爲華督所害其子即應避禍何歷三世方避禍奔魯未解六也春秋時齊有孔虺衛有孔達鄭有孔叔孔張陳有孔甯秦漢而降後裔無聞豈五族避聖人之後而改從他氏與未解七也總之秦火以後書缺有間不能詳其顛末姑識所疑以質世之考古者（蘭坡夫子有論史記脫文一條見序文）

五年傳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王伯申經義述聞

云亦當作不字形相近而誤宣十二年傳晉之餘師不能軍哀十二年傳齊人不能師與此正同綺按王說是也上言王卒大敗下言祇聑請從之正以不能軍而欲乘勝追之長勺之戰曹劌言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與此亦同若作亦能軍則與上下文俱不貫矣王氏於傳中改字頗多精確者不過數條其餘未可盡信也

始殺而嘗杜云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于宗廟正義云賈服始殺惟據孟秋以上下準之實建申之月令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孔氏曲筆護

杜顧氏杜解補正駁之甚當綺按月令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即陰氣始殺也又曰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明嘗祭在孟秋也若仲秋建酉之月殺氣浸盛不得云始矣當從賈服說

六年經九月丁卯子同生春秋公子生無書者惟此書之此與猗嗟之詩同一意也蓋當時有以莊公爲齊襄所生者故詩序云人以爲齊侯之子焉而鄭氏展我甥矣箋云展誠也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鄭與序意似異然序所謂人即時人非詩人也時人疑之詩人

拒之鄭與序無二義也今春秋於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於六年書子同生亦明其非齊侯子人言藉藉傳聞異辭故特書以辨其誣此正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者若但因以太子生之禮舉則十一公元子宜尙有可書者何獨於莊公書之也傳晉以僖侯廢司徒杜云廢爲中軍按晉本一軍獻公作上下二軍至文公作三軍始有中軍之號不得云司徒之官廢爲中軍史記留侯世家張良爲韓申徒漢書作司徒韓爲晉後豈晉本改司徒爲申徒而韓仍其舊邪漢有申徒嘉申徒蟠皆以官

爲氏列國官名傳不備載如陳有太宰有司敗亦俱不著不必因申徒之名不見於傳而疑之也蘭坡

夫子有補語見序文

十七年傳復惡已甚矣杜云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惠定宇曰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大司寇云復猶報也杜訓爲重失之綺按惠說是也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諫而止其怨尚小而渠彌遽弒昭公故曰復惡已甚陸氏音義復扶又反非一音服不誤

七年經星隕如雨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注云如而也按此實左氏之誤以理揆之必無雨中隕星之事如雨者甚言隕星之多史志中如漢成帝永始二年晉武帝太康九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皆書星隕如雨豈亦雨中隕星邪如而二字古人通用固然此如字則決非通而或古本春秋本以而代如故左氏誤以與雨偕釋之後人據公穀春秋改爲如杜欲爲左氏解又不得不以如爲而矣

八年傳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杜於邁種德下注云夏書逸書也於德乃降下注云言苟有德乃

爲人所降服也是杜以德乃降三字爲莊公語闇
百詩以爲如此方與郕降于齊師相合降晉証不
音絳左氏引古人語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甚
多宣十二年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
夫襄三十一年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
十年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
且已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亦不獨見於此僖十
九年文王修教而崇降二十五年晉文示信而原
降昭十五年荀吳不受叛而鼓降皆其義也僞作
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

縱綺拔閻說非也杜訓降爲降服不誤而德乃降
三字自是夏書原文非莊公語蓋凡傳中引古語
必與本事相應莊公正以書有德乃降三字故因
郕降齊師而述之若書但有臯陶邁種德五字則
是專承我實不德句倘書中言德者不可勝計獨
取此五字與本事究何干涉凡傳中申解古語亦
必不離古語本旨卽如閻氏所引歸于怙亂與爰
其相應終之實難難字與鮮克相應佻之謂甚矣
極言佻之不可與不字反應今邁種二字中絕無
降字意而突斷之曰德乃降實無此例且下云姑

務修德以待時乎此二句乃是申解德乃降句非以德乃降申解邁種德句也至降服降下二義古人皆讀平聲顧亭林已詳言之襄二十七年子展賦草蟲詩中有我心則降句趙文子稱在上不忘降是也閻氏所引伐崇圖原克鼓三事正可爲夏書作證不當爲莊公語作證古文尚書之僞本無可疑特閻氏據此以攻之則不確此條辨正杜注非爲僞古文作調人正爲攻僞古文者作匡人耳

十一年傳臧孫達曰按達謚哀伯乃文仲之祖前記臧文仲之言不應後反記臧孫達惡定字曰達當

爲辰字之譌桓二年傳先稱臧哀伯後稱臧孫達與此一例錡按惠說是也杜於文仲下注魯大夫於臧孫達無注正義亦無辨說則正義以前本必作辰當自開成石經始誤爲達也

二十五年傳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傳云唯者明此非正陽之月顧氏炎武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

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如杜說咎在司歷不當責以伐鼓矣綺按顧說甚當足糾杜失但於下數句尚不貫此文與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相類彼云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蓋平子疑六月非正月故言唯此譏鼓社用牲之失不當有唯字蓋傳寫者涉彼文而誤此處唯字當爲衍文

二十八年傳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漢書古今人表第八列有梁五東關五無嬖字晉語韋昭注亦

作東關五蓋傳文外嬖二字兼指二人梁與東關俱在外故曰外嬖下嬖字定爲衍文

閔公

二年傳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父字陸氏無音自當如字讀或讀甫字者非蓋總其名故舉其子以稱之猶哀八年稱濟臺子羽之父也與文十八年昭五年但稱卜楚邱者不同陳厚耀世族譜云卜楚邱閔二見文十八見昭五又見疑另一人綺按昭五年是追敘穆子初生其事當在文公時非昭五年尚存不當以此疑另一人也陳譜有卜楚邱

而無卜楚邱之父杜譜有卜楚邱之父而無卜楚邱俱非

是服也狂夫阻之杜云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疏引服虔曰阻止也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室毆疫號之曰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二說俱未明了綺按國語云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韋注云狂夫方相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言謂狂夫祭詛之言據此則傳文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一直貫下其說較通

僖公

八年經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傳於七年記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傳云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此傳之誤也秘不發喪遲至經年必無是理惠王在位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俱以爲二十五年皇甫謐則以爲二十四年左氏必因他史惠王在位年數歧異故誤以爲崩在前年又因與經不符遂以告喪之緩彌縫其失其實惠王之崩在八年不在七年也或曰經於八年春書會王人盟于

洮非因惠王旣崩叔帶作難而謀王室乎曰洮之盟經繼以鄭伯乞盟安見其不爲謀鄭即使不爲鄭而爲王室亦安見其爲叔帶之難況傳旣云告難于齊則告者襄王也以襄王告難豈有不知惠王之已崩者以魯公與于洮之盟豈有魯人不知惠王之已崩者旣知之而必從告者之妄此史法所必無故竊謂從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實皆因列國史策相歧所致此條與晉用夏正諸事尤其顯然者杜氏不加救正反推波助瀾凡經傳日月不合者概謂之從赴告幾使春秋記他國事其日

月大半不的夫後世史官尙重傳信豈聖人所修之經而反不如後世之信史此害理之尤甚者

十年傳君曰諾或疑狐突因太子申生爲神而尊之故曰臣聞之曰君祀左氏記事不應亦謂之君按國語申生死謚爲共君韋注云謚法旣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故驪姬言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郭偃言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是當時實追稱申生爲君左氏據實稱之非承狐突之言而誤也又十五年傳秦穆姬屬賈君焉杜云獻公次妃韋昭國語注引唐尙書云申生妃

按杜因傳前云晉獻公娶于賈下云晉侯烝于賈君凡稱烝者皆下淫上又因以驪姬爲夫人必是元妃已卒故據爲獻公次妃然傳但云娶于賈不聞有娣況依常稱當云賈姬不當稱賈君蓋國人稱申生爲其君遂稱其妻爲賈君旣謂之君卽可謂之烝賈說未必無據

二十四年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下云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公戊申使殺懷

公于高梁晉語云十二月秦伯納公子下云甲午軍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卽位于武宮戊申使刺懷公于高梁日名事蹟悉符內傳而十二月下並不著明年二月則文公反國卽位卽在是月以晉用夏正故較內傳先兩月而魯僖公二十四年三月卽爲晉文公之元年正月與踰年稱元之例亦合秦伯之納傳云正月晉語作十二月葢傳記其自秦啟行之月晉語記其至晉之月也此事

亦足證晉用夏正而不及悼公即位一事尤爲明
顯說詳於後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云堵俞彌鄭大夫
據此當以洩字屬上然宣三年傳鄭文公娶于江
生公子士僖二十年傳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
滑杜注亦云公子士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則又
以洩字屬下按屬下是也寇與俞彌正是同族二
十四年傳注當是傳寫脫洩字今本春秋釋例從
永樂大典中錄出亦稱堵俞彌或後人據注文去
洩字耳陳太史厚耀補春秋世族譜別出公子士

洩一人更誤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校勘記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僖五年正義弟作氏是也綺按唐宋石經雖俱作弟然於文義實不順葢帶是名傳或稱王子帶或稱大叔帶本句寵子二字連讀非子帶二字連讀若云母弟之寵子如何可通觀正義述傳作母氏則孔氏所據唐初本實不作弟其作弟者當涉下文辟母弟之難句而誤始於開成石經而各本皆因之至宋本作母之寵子帶直是脫字義雖通仍與正義不合也

二十五年經衛侯燬滅邢曲禮曰諸侯滅同姓名釋

春秋者多從之然春秋時滅同姓者多矣齊滅萊

楚滅夔晉滅虞虢皆見於經皆不書名書名者獨

此一事朱子疑爲衍文是也葢傳寫者因下文有

衛侯燬卒遂并此句衍燬字漢初本已然故集禮

經者據此遂有滅同姓名之說此正與楚君僭稱

不穀而禮遂以爲蠻夷之君宜稱不穀同誤

傳請隧弗許惠氏云請隧事當依韋昭說韋云隧六

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地有六鄉則六軍之士也

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

綺按韋說非也諸侯未嘗無遂魯人三郊三遂見晚出古文不足取證本傳襄七年叔仲昭伯爲隧正則魯有遂矣九年令隧正納郊保則宋有遂矣杜於七年注云主徒役九年注云五縣爲遂正義亦云當周禮之遂人遂大夫若云諸侯雖有遂而不得有六遂則傳何以不明言請六隧乎近世說經者喜從古而難杜不知國語注引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則杜氏正用古注

二十八年傳歎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詩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疏引此文爲證

甚確俟人詩序以爲刺曹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晉文責之正與詩意相同詩既引傳文爲證則傳
亦可引詩語作證惜注家皆未見及至史記晉世
家云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事本據左傳而妄加
用美女三字正由未證以曹風耳
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注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
者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若下欠敖字毛氏所據
爲北宋胄監本其本獨無敖字故毛氏以爲脫文
按楚君無謚者皆偁敖而以所葬之地冠之如葬
王子郟謂之郟敖葬子干于訾實訾敖皆其明證

說詳總札則楚武王之祖以葬於若故稱若敖若
當卽定六年遷郢於鄀之鄀鄀本作若後人於地
名多加邑旁如延之爲郔成之爲郕皆是也此處
杜注自當云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者敖字不
當有並非脫文今諸本皆有乃淺人妄加阮氏校
勘記獨未之及則阮氏所見各宋本皆衍敖字幸
有六經正誤之誤可爲的證
晉𥙷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杜云晉置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
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按三行專爲禦

狄而作非僭六軍而避其名其後景公作三新軍
初未嘗避其名也蓋戎狄無車難以車戰取勝故
爲徒兵以禦之軍字從車行字用行其制顯異鄭
自北戎見侵患其彼徒我車故鄭亦有徒兵屢見
於傳昭元年晉敗羣狄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
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蓋
此時三行之制久廢臨時改車爲徒適合舊制故
能以崇卒取勝惟三行之廢不知在何時僖三十
一年傳云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杜云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

甫作三行不三年而即廢恐無是理按晉語云以趙衰之故衰三讓卿位蒐于淸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是五軍之作實因趙衰未爲卿之故故令從原大夫爲新上軍將本傳以禦狄三字恐因前傳誤衍杜氏據此遂以爲罷三行爲上下新軍耳如果上下新軍爲三行所改何以荀林父屠擊先蔑三人皆不與將佐之列且三十三年傳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軍指五軍行指三行可見此年三行尙未廢杜氏釋軍行爲軍列未嘗即此觀

之三行亦是卿帥杜前注疑大夫帥亦未然天子六卿晉此時乃有十餘卿僭妄逾制與吳徵百牢相類又有可論者三行作於文公而左行其華右行賈華之名已見於惠公時則以前本有左右二行而今增中行其云作三行者猶晉本一軍獻公增之則曰作二軍文公又增中軍則曰作三軍也三十一年傳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其不速行將無及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其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譌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

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衛按共字自當音恭陸氏偶遺之耳先至則爲其後至則爲不共共字自有先意況唐石經以下皆作共不當以意破共爲先國語自作先字不必與內傳同也

三十三年傳猶秦之有具囿也淮南墬形訓秦之楊紆高誘注楊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水經涇水注初學記八引傳俱作具圃按今本杜注云原圃具囿皆囿名知杜氏原本必作具圃若是具囿但云原圃亦囿名惟正義云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囿知與具囿皆囿名也似孔氏本已誤作具囿

其爲死君乎顧氏補正云死者謂死其先君猶范鞅云死吾父也惠氏辨云成十三年蔑我死君文公未葬故云死猶言其若死君乎綺按顧說是惠辨非也死如之死而致死之句下死字若依惠說則下文可謂死君乎句不貫其搜蔑我死君作證亦非版本皆作蔑死我君唐石經初刻誤作蔑我先君後卽改正惟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當是訛本不足信

文公

四年經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傳文但云冬

成風薨不記月日按杜氏長歷是年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庚午朔下引經文十二月壬寅云十二月無壬寅壬寅乃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觀此則杜本經文實作十有二月今唐石經及各板本俱作十有一月則其誤已久矣

十一年傳齊襄公之二年讀左日鈔引陸粲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狄三文皆同按齊惠公二年即魯宣公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

三年此傳以爲襄公蓋傳寫誤耳綺按陸說是也

杜云檠如以魯桓公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旣長且壽有異於人杜氏所

見本已誤故有此說以理揆之必不可通況下云

鄭瞞猶是遂亾傳蓋因得臣敗狄而終言之若追

敘前事不當直云遂亾也

宣公

二年傳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恐門者不料其

卽歸故必待於告此正形其逃歸匆遽之狀杜云

言其不苟恐未當

非馬也其人也羊斟此語明是欺華元之懦而肆然無畏忌耳與上文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二語及城者于思棄甲之謳正是同意杜云不敢讓罪亦未當賈服鄭衆皆以子之馬然爲羊斟語此二句爲華元語然華元荅羊斟以上語下不當稱對曰又此文或以羊爲人名斟不與乃是斟羹時不與下君子謂羊斟及其羊斟之謂乎二斟字傳寫譌衍錢宮詹引淮南繆稱篇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斟綺按楚辭彭鏗斟雉帝何饗羹可云斟亦是一證

華元因其名羊故不與羊況古人字必應名叔牂之字與羊相合其說似確

遂扶以下正義云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爲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也也字明注疏本誤作跣李富孫遂有合二說爲一之疑且云御覽作扶跣蓋本此不知此係誤字宋本作也不誤 按正義駁服非也遂跣以下正言匆遽之狀公羊傳云躇階而走又曰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下階猶未納屨不

能疾走故抱之登車十四年傳屨及於室皇襄三年傳公跣而出皆是形其急遽是此處跣字明證又有辨者脫屨與跣亦自不同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是升坐必脫屨而燕飲則并解其韈故哀二十七年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衞侯怒之晉侯飲趙盾酒衞侯與諸大夫飲酒皆是燕時則遂跣以下非特不及屨亦并不及韈也

公嗾夫獒焉釋文云嗾服本作㖩按史記晉世家正義引服注云嗾㖩也本傳正義云服虔云嗾取也

公乃㖩夫獒使之噬盾也乃㖩之㖩明注疏本作嗾今從宋本掇取字不可解當是㖩字之誤孔氏與史記正義所引正同後人傳寫脫去口旁蓋嗾爲古字㰻爲漢人所用之字服氏以㖩解嗾取其當時易曉釋文云服本作㖩是竟以服氏本傳文作㖩矣此釋文之誤

宣子未出山而復經義述聞云晉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山而還韋昭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溫山也注未深考且是時晉地南至河山在其內杜於始啟南

陽注云在晉山南河北據此則出山尙未越竟不

得云晉竟之山也綺按晉地左太行右太華南溫

山又三面距河故僖二十八年傳曰表裏山河此

時溫原未啟故卽以山爲竟則晉竟之山不獨一

溫處父自衞反晉宜過溫山今盾之亾旣不知其

將往何國不當執此例彼鑿指爲溫山自當仍杜

說

三年傳不逢不若爾雅釋詁注引作禁禦不若張衡

西京賦亦作禁禦不若以知神姦按下文莫能逢

之杜注云逢遇也若作不逢文旣重出且杜亦不

應舍上句而注下句知晉以前本皆作禁禦至唐人始誤故李善注文選亦引作不逢

四年傳以貫笠轂杜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蓋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正義引服虔云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如杜說則轂自轂笠自笠不得强合之曰笠轂如服說亦當曰轂笠不得曰笠轂此皆泥於兵車無蓋故有此憑肊支離之解綺謂笠卽蓋也笠轂卽蓋之轂也按冬官攷工記輪人爲蓋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鄭

注蓋者爲雨而設也乘車無蓋正義云旣夕禮稾
車載蓑笠笠所以禦暑蓑所以禦雨鄭爲吐水注
故曰蓋爲雨而設正義別蓑笠之用故曰笠所以
禦暑其實暑雨之時無論兵車乘車皆需乎蓋管
晏列傳策駟馬擁大蓋則乘車有蓋矣商君列傳
暑不張蓋以不張蓋爲異則暑必有蓋矣今楚王
與若敖氏戰在秋七月周之七月爲夏之五月已
是暑時車上自應有笠旣有笠則必植於車中何
須邊人執之其謂之笠轂者轂是輪心爲輻所聚
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攷工記云輪輻三十又云

葢弓二十有八葢之有弓猶輪之有輻在輪者直故謂之輻在葢者曲以便翕張故謂之弓而弓之所聚則與輻之所聚同名爲轂故曰笠轂笠以蔽王正當車之中央傳言伯棼兩矢皆汏輈輈在輿前亦當車之中央一矢稍下及鼓跗一矢稍上貫笠轂皆幾於中王其勢甚危故師懼而退王使巡師謂目矢巳盡以安衆心杜服諸說皆以轂爲車輪之轂則偏於車旁不見其危矣

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杜云或作寢縣也則沈尹爲縣尹不應得將中軍李惇羣經識小曰淮南子劉

向新序蔵薦孫叔者爲虞邱子史記說苑亦同惟
外傳作沈令尹知沈尹即虞邱子本爲令尹沈者
其氏或食采邑也旣薦孫叔爲令尹而已讓之故
是時但稱沈尹綺按楚之縣尹稱公可尊可卑故
沈諸梁爲葉公得兼令尹司馬李說是也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王氏經義述聞云薄之也
本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
引軍志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言之曰薄
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
則是專釋軍志之文失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車部

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通典兵十五同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沿其誤綺按王說非也孫叔此時急遽進兵不煩商量故上言進之此復呼以令衆曰薄之也只一也字急遽聲情如繪故下郎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若加可字詞氣反緩矣石經與北堂書鈔通典並出唐人何不信本經而反信他書之轉引乎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今俗本詩作奚其適歸按宋刻朱子集傳作爰注云家語作奚奚何也今本正文既改爰爲奚因刪去家語作奚四字但存奚何也

三字其誤遂不可辨注疏本亦仍作爰鄭箋云爰
曰也是詩本作爰與傳無異非詩作奚而傳作爰
也
十六年傳武子私問其故校勘記云宋慶元本子作
季引山井鼎云今本後人武子上補足季字檢杜
注武士會謚季其字不爲無據也又引陳樹華云
杜氏爲下文季氏而出此注且內傳間稱士季無
稱季武子者山井鼎說非也綺按山井鼎說是陳
說實非士會或稱隨武子或稱士季已見前傳此
處何須更注杜氏正以武季二字連稱特異他處

故有此注且山井鼎云武子上補足季字是言其
國足利學本原刻是武子後人於子字上加禾頭
故云補足特日本國語不如中國之明白而陳氏
誤認爲武子二字上別加季字遽以無稱季武子
駁之蒙昧已甚此句唐宋石經雖闕泐無攷而宋
慶元本既作武季與杜注合自當從之

成公

二年傳故中御而從齊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
帥皆御者在中將在左按御者居中如郤之戰欒
伯言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

而還蜀之盟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皆可證惟元帥之車御者在左無明文今按本文
張侯言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
朱殷張侯御車在左故中矢而流血汚左輪下又
云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鼓本元帥主之郤克居中
張侯在左故張侯以左手執轡而以右手援枹代
郤克擊鼓此皆可爲元帥居中之證
六年傳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按公揖是揖
諸大夫不是獨揖獻子葢古者君視朝必徧揖羣
臣禮畢卽入內朝獻子爲僕大夫猶周大僕之職

周禮大僕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鄭注云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王眡燕朝路寢朝則正位掌擯相是獻子本應從君入路寢無庸揖入傳言公揖大夫而入獻子從入公卽於路寢堂下與獻子議遷國事也又古者詢國遷必於外朝則公揖而入當自外朝入也

十年傳晉侯使羅莜如楚釋文羅徒弔反又杜敖士弔二反盧抱經曰羅與徒弔等反俱不合攷集韻類篇俱從出作糶綺按盧說是也晉時有糶裁當是其後馮李驊謂徒弔字當讀如神之弔矣音

的反切字從無用轉音者況杜預一反又當作何

音邪

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律歷志五行志皆引

作養以之福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本文杜注云

養威儀以致福致字正解之字正義亦云往適於

福是唐初本猶不誤養以之福正與下句敗以取

禍相對成文至開成石經始誤倒版本皆承其譌

十六年經甲午晦公羊以爲天地晦冥之晦且謂春

秋書朔不書晦友人有爲何休之學術其說以示

余者余札辨之曰月晦固古人所忌然晦冥亦爲

告徵春秋何以諱月晦而不諱晦冥攷本傳郤至
言陳不違晦杜云月終陰之盡兵家所忌或曰杜
說淺陋不足據則請以傳文證之傳言楚子登巢
車以望晉軍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云云若晦冥何能遠望敵軍如此明切或又曰
左氏公羊本不相通治公羊者方以左氏爲後人
依託亦不足證則請卽以經證之經於是月明書
丙寅朔日有食之丙寅至甲午適得二十九日小
盡月終最爲明證又僖十五年經九月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二傳皆以爲晦冥今按次年經書春王

正月戊申朔自九月晦數至明年正月朔應得九
十一日今自己卯數至戊申凡八十九日蓋其間
有兩月小盡杜氏長歷云十月小十二月小於晦
朔之數亦合春秋書晦祗此兩事而皆可證其爲
晦朔之晦左氏與二傳之優劣於此可見
十八年傳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
宮正義云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服本誤
耳綺按庚午辛巳相距十二日不應入國之後久
不朝廟文公反國以丙午入曲沃明日丁未卽朝
武宮今以庚午盟而入明日辛未卽朝武宮事正

一例杜所據本乃因外傳致誤服本作辛未是也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己丑歲爲晉悼公元年漢時年名不以甲子紀今云己丑借以定歲也是年即魯襄公元年此史記之誤也葢史公因厲公於魯成公十八年正月被弒準以踰年改元之例悼公當以魯襄公元年改元不知晉用夏正厲公之被弒在魯爲正月在晉未及改歲尚爲丁亥歲之冬月厲公以丁亥冬被弒悼公即以戊子歲爲元年正合踰年改元之例本傳正義引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又引孔晁云二月即位言正

月者記者誤也綺按國語不誤孔晁誤今本國語亦作三月乃後人據左傳及孔晁說而改正義所引尙是唐以前眞本晉語出自晉史益足爲晉用夏正之證惟夏正之正月當爲周正之三月今云二月者葢傳於成十七年十二月後記閏月是時歷法各國不同魯置閏在此年而晉歷置閏後魯一年當差兩月者僅差一月故厲公之弑在魯爲正月在晉爲年前十二月而悼公之卽位在魯爲二月在晉爲正月也不明晉之用夏正則不知厲公之弑在年前不知厲公之弑在年前則不知悼

公之踰年改元卽在魯成公十八年故本文二月朔卽位卽以是月朔朝正改元杜注云朝廟五日而卽位厲公殺絕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杜雖未明晉之用夏正而云不居喪則可以卽位亦可以改元未嘗不以是年爲卽悼公元年也且悼公之改元在國語亦有可證者國語云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韋昭注悼公五年魯襄四年又云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韋昭注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韋注與左傳合是晉悼公元年實魯成公十八年也非特此也

卽左傳記他國之言亦有可證者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卽位所謂寡君者鄭簡公也鄭僖公卒於魯襄公七年明年爲鄭簡公元年若依史記年表當云在晉先君悼公八年我寡君于是卽位不當云九年以傳證傳尤爲的確自史記年表誤以晉悼公之元年移後一年故後之作春秋列國年譜者皆踵其誤此事不特可以考晉悼公在位年數并可以證晉之用夏正故詳辨之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杜云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

總舉六官按悼公初年晉仍有四軍故襄八年傳云四軍無闕八卿和睦至十三年新軍無帥以卒乘從於下軍雖不置帥新軍猶未去也明年方云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自後晉止六卿今云六官之長不必專指軍帥六官分職本是周制侯國當亦如是耳

男國桂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六終